



找路·回家 ——以自我探究完成博論的經驗

帰ろう—自分探しによって博士論文を完成させた経験

Returning the Homeland: My Experience of Writing Dissertation through Self-study Process

文・圖—Danubak Matalaq 瑪達拉·達努巴克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督導)

2004年，我完成了敘說研究碩士論文《是原住民，也是同志》，故事是以一位排灣族男同志Dakanow的身份處理歷程為主軸，探討在當代排灣族部落中，身為同志的新一代排灣族人所面對的社會處境，這包括：基督宗教對教義的詮釋不一，而部落內較傾向基本教義，對於「男男性行為」為不潔汗名、神所不允許的詮釋；排灣族部落文化受制於傳統框架下動彈不動，無法以人的需求為文化發展，而固守僵化的傳統。再者，部落內外界線分明，而視同志為「外來」。

從論文找尋歸屬感

Dakanow家人在得知Dakanow的同志身份時，特別找了牧師來幫忙。家人以為Dakanow是中了邪，牧師按著他的頭祈禱，希望藉由上帝的力量可以驅邪，讓他可以變回「正常人」。就Dakanow從小在部落成長的經驗中，他觀察到同志或跨性別者會受到族人的厭惡、排斥，甚至家人為了不讓家風敗壞，會對同志或跨性別家人施以暴力，以為如此可以予以「矯正」。這些被否定的極端恐懼感真實存在，即使Dakanow再有自信，也不得不離開部落，出外尋找可以接受自己的地方。

在部落，對同志來說並沒有太多的認同資源，同志專門刊物指往遠方的台北。Dakanow透過通信，認識台北的男友，國中畢業後就搬到台北讀書。Dakanow家庭在排灣族傳統社會中屬於貴族階級，結婚是家族階級晉升的重要儀式，若無法進入異性戀婚姻，身為長嗣（Vusam）的他無疑是沈重壓力。論文內容透過Dakanow的成長歷程的回顧，以及兩年研究期間的親密關係發展、同志社群及原住民社群發展的歷程，很努力地尋找自己的位置，最後座落在一群同為同志又是原住民的小集體中。離鄉背井遠在他鄉，原住民



參與2017廢核遊行。



在部落參加喜宴上與親人合影。

族群媒體負有族語傳播重任，原住民族語言與文化，長期以來面臨傳承危機，因此如何把握族群媒體的發展契機，推動族語、文化復振，刻不容緩。如何培養具備族語節目製播能力的優秀人才，是族語節目永續發展的關鍵。



同志可以自在做自己，也從周圍同伴得到支持，這些同樣處境的人，最後在旅居的大都市找到認同感。

我當時並不太敢直接面對自己同志身份的困境，只能透過Dakanow的故事尋找自己的答案。然而，研究最後，我意識到若我只是停在對原住民部落失望、遺憾，可能會讓自己離部落更遙遠。我們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若沒有付諸行動，同志或跨性別者在部落的情況很難有所改變，於是我參照國外原住民或黑人同志運動的經驗，想要開始一些行動，改變同志在部落的處境。

以自我探究進行行動科學的學習歷程

2004年在取得碩士之後，我留職停薪到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繼續我的研究，希望能找出一個可能的出路。廉兮老師是我的指導教授，她與輔大心理系夏林清老師所指導的行動研究團隊一起學

習。因緣際會進入博士班學習，我進入了行動科學的學習歷程。「行動科學是一門探究人類相互間的行為是如何被設計並付諸行動的科學。它是一門實踐的科學。…與社會介入（social intervention）有緊密關係的基礎研究及理論發展。」（Argyris, Putnam & Smith, 2000）。以行動科學知識典範，行動者本身即是公開反映過程的參與者。

我的博士論文從確認研究方向、決定要使用行動研究到論文完成，前後歷程十年。由於自我探究過程初期跌跌撞撞，對自身過往問題視框的理解隔著頑強的防衛，光是卡在資格考的問題，就卡了三年。2009年，又因參與八八風災災後的心理工作，研究停滯了五年。還好花蓮教育大學與東華大學合併的過程，讓我多了一年時間可以慢慢琢磨論文。直到2014年1月研究計畫才算通過，同年7月才完成論文撰寫。

在一次又一次反映對話過程中，我一層又



語傳系未來願景，即在於建構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與傳播雲」，發展數位的、跨境的、典藏的、永續的整合性的大平台，結合以語料庫、族語課為基礎的數位學習雲，和以電台、作品為基礎的族群傳播與應用雲，為後代留下寶貴的遺產。



語傳系未來願景，即在於建構原住民族「文化、語言與傳播雲」，發展數位的、跨境的、典藏的、永續的整合性的大平台，結合以語料庫、族語課為基礎的數位學習雲，和以電台、作品為基礎的族群傳播與應用雲，為後代留下寶貴的遺產。



2016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在凱道上參與婚姻平權活動，與立委高潞·以用·巴剎刺合影。

優勢的位置，而我「靠勢」繼續往上爬。當了老師之後，以性別平等教育之勢再往上爬升。最後，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之後，我對「回家」與「找路」有了新的理解，再整理出與未來對話的可能性。

把自己的小歷史，放在整個原住民族遭逢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外來政權統治及現代化國家建設的大歷史來看，我成長的過程中所經驗到的不公義、不公平，被我收攏在性別與原住民運動的平權運動中。例如：1990年代原住民運動後期原住民部落主義的熱潮，呼喚原住民知識青年返鄉參與部落重建。我有股想要回原鄉部落幫忙的熱情，為我一直看不慣的勞動剝削、工傷意外、土地剝奪、教育機會不均，以及文化流失等種種問題，盡一點心力。

然而，原住民族運動以民族主義召喚同一的族群認同，並以回復傳統作為增進原住民族自信的方法，反而強化了殖民主義「傳統VS.現代」、「落後VS.進步」的結構。我回到家鄉所經驗的格格不入，乃是源自於原鄉傳統文化美好的想像，而將自己壓制在一

一層的重新認識我所假設世界的視框，每一次參與公開反映，都是艱難的過程。透過行動反映，我逐漸認出自己行動背後的理論，又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對話累積、自我探究、自我批判、集體對話之後，論文才能完成。

論文深描家庭發展與返鄉後的困頓

論文從母親原生家庭的故事到整個家族在遷村之後面臨貧困危機而欲脫離貧窮為背景；靠著與外省父親結婚，母親幫助了達列勒普家庭提供較穩定的經濟基礎，後來投靠貴族家庭在新部落取得較高的社會位階；我接著母親的脫貧計畫，離開部落到平地求學，在多元文化的潮流進入臺灣，「原住民族」成為學術新寵兒，也在國家的多元文化政策肯定下，「原住民族」身份翻轉成一個



2016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在凱道上參與婚姻平權活動，呼籲「同志婚姻合法化」。

個刻模中動彈不得。事實上，真實處境落差甚遠，忽略了「家」原本即是複製宰制結構而動力複雜的鬥爭場域。

2000年我有機會投身性別運動，以為如此可以為自己受壓制的性身份爭取平等對待的尊嚴。但我只是把多重自身分割進一個又一個的現代運動分類，反而形成壓迫卡住了我。

從論文探究真正回家的路

於是我開始檢視我過去十幾年來的行動，終於在我博士論文結論中找到答案：

我們要從這種劃開人與處境脈絡連結的殖民體系與手段中覺醒，能認識自己多重自身，使人們能在日常生活處境脈絡中相互看見、互相連結過程中發揮作用。系統設定的分類區隔界線，使得人們很容易彼此區隔，以為資源有限而攻防敵對。真正的資源不在於統治階層的機會分配，而是在厚實底層人民的相互看見、理解、連結，抵抗這種階序結構本身。我們所要面對的壓迫者，正是將存在於你、我、他之內的多重自身抹除、均質化，以工具理性之名而將自身工具化的現

代性殖民；不是把自身的複雜性給簡單的排除了，而是要能恢復原來多重自身的樣貌。然後，我們會看見彼此同樣的受壓迫的處境，拒斥單一化的分類區隔；不是進入「饑餓遊戲」而弱弱相鬥，而是拮抗同行，一起抵制現代性殖民治理機制。

原來，我是如此地害怕母親失望、害怕無法功成名就而受制於性身份汙名，害怕自己無法容於傳統文化部落；原來，我也受到了這種把原住民簡化、框限原住民社會發展的現代性殖民力道的影響。果真，知道是一回事，能辨識自己是否受到影響是一回事，要能改變社會介入又是另一回事。能辨識現代性殖民的作用，解放甘於「自我殖民」的狀態，即是要進行行動研究，探究自己所做的是否正掉入了殖民架構的陷阱，而不是為了成就特定「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的想像，進而壓制了原住民族社會內部的矛盾及多面向動能。

於是，我對於「回家」有了新解，也開始走上自我探究行動研究之「路」。為了真正的回家，自我批判仍要持續進行，繼續對抗長久以來因被殖民統治而產生的自我殖民心態。◆



Danubak Matalaq
瑪達拉·達努巴克

排灣族，屏東縣三地部落出身，1973年生。國中輔導教師，現為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督導。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博士。長年致力於原住民族與性別人權公民運動與教育倡議，於

2007年創立台灣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投入原住民及偏鄉地區的心理輔導與諮商工作。在兒童與青少年輔導工作上的表現，曾獲得保護性工作最高榮譽第二屆紫絲帶教育人員獎的肯定。